考信錄

附孔檢討大戴記補註序錄

家語者先儒馬昭之徒以爲王肅增加肅橫詆鄭君自爲聖證論其說不見經據皆借證於家語大抵抄撮二記採集諸子而古文奧解悉潤色之使易通俗讀唯問郊五帝之等傳記所無者斯與肅說若合符劵其爲依託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辭云陛下者謂昭帝也文武者謂漢文帝武帝也而肅竊其文遂并列爲成王冠頌是尚不能尋章摘句舉此一隅謬陋彌顯況以禮是鄭學無取妄滋

異端故於家語殊文別讀獨置而弗論也

余昔會試時曾與檢討相識年甚少也數十年不相見不意其學刻苦如是考信錄既成後始見此書因其論家語與余所見同附錄其文於此

洙泗考信餘錄目錄

子路　有子

原思　公西華

子賤　子游

子夏　子張

宰我　冉有

子羔　樊遲

司馬牛　漆雕開

公冶長　南容

卷三

左子　　子思子

自及門諸賢後傳道者子思有功於春秋者左子故

特錄其事實於門人後

附錄十有二人

孔門弟子通考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顏子

補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史記以顏路曾晳皆孔子弟子考之論語曾晳有侍坐章可據顏路則無明文然即使果孔子弟子亦不可列於其子之後又未便列於七十子之前故今倣正錄之

體冠於顏子篇首以誌毓德之由曾晳倣此

補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 同上

按顏氏著於魯者多史記以爲魯人近是至言少孔子三十歲則與世家所載伯魚之年不合必有一誤大概史記之年皆不足據故今諸弟子皆不載其年說詳後弟子通考中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 孟子

附論○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篇）

附論○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論語先進篇）

韓詩外傳云顏淵侍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於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佚聞云云余按此事本出呂覽乃顏闔對莊公語非顏淵與定公也定公之時顏子尚少安能自達於君馬之佚不佚小事耳顏子亦非以

此見長者因其氏之同也遂移之於顏淵誤矣新序亦載此事蓋又緣外傳而誤者然觀呂覽之文亦非實事乃爲黃老言者假設此事借治馬以喻其意欲爲政者之安靜無爲耳故曰禮煩則不莊令苛則不聽也傳乃以爲實事且欲借此以增顏子之美而不知其視聖賢太小也故不載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同上

家語云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子貢竊告糴於野人

顏回炊之有埃墨墮飯中取而食之子貢望見之以爲竊食也入告孔子子曰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有埃墨墮飯中回食之不可祭也云云余按聖人以誠待人況於顏淵用舍行藏之所同也乃詐稱夢以鉤距之賢者猶不出此況聖人乎顏淵具體而微而不能不以竊食見疑於子貢子貢智足以知聖人曰賜也何敢望回而不能不以竊食疑顏淵有是理與此其師友之間相猜相試初無

異於今日屠沽駔儈之徒之所爲屠沽駔儈之徒或猶有耻爲之者而以加於聖賢嗚呼此豈復有人心者哉此事本之呂覽而詞與此小異然呂覽之意不過明知人之難目見者猶不足爲信詳見呂覽任數篇託於孔子顏子以爲言耳家語遂以爲眞謬矣吾故曰家語非孔氏遺書也僞也家語較之世家其文尤陋然世儒之信家語尤甚於世家韓昌黎云小慚亦蒙謂之小好大慚亦蒙謂之大好嗚呼果有是理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爲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論語顏淵篇

按聖門之學莫要於求仁聖門之人莫賢於顏子乃孔子告顏子之問仁以此此則是天下之理更無有高於此遠於此者也後儒不求之此乃好言心性尤好求心性於虛空微渺之間是以其論益精而其於行事益無所

當馴致良知頓悟之說因緣以起而吾道之不流為禪學者幾希矣豈知理無精粗而功有深淺淺之可以寡過而深之即足以極深研幾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固皆自約我以禮來也吾願世之學者篤信孔子之言而勿務為高遠難徵之說以自誤也

附論。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為政篇）

附論。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論語先進篇）

附論。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囘也與論語子罕篇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篇

朱子論語集註云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余按上古之歷本始於子故歷法必以冬至爲歷元猶月之必始於朔日之必始於半夜也其後聖人修明歷法區晝四時考驗中星晷影而冬至

乃在三冬之中不可中分爲二且當閉藏之候亦非發號施令所宜故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但三代之世三正並行殷周之歷其先皆有所授相沿已久故湯武革命皆因之不改猶徹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劉耳初非以天地人分三正也且孔子取夏時固因其建寅亦以其歷之密觀春秋經傳所載失閏者不一而足日食不於朔者亦多可知周歷之疎不及夏也竊以爲取其建寅猶於聖人之意未盡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篇

漢人稱黃叔度爲顏子宋人亦以程伯淳擬顏子余按顏子所以幾於聖人者其德之崇不待言其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亦必深有所見故孔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語之非徒以藴藉和平氣象雍容爲勝人也但其不幸早世未及有所建白使見用於世必能移風易俗

創制顯庸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隆卽不見用於世而著書立說發明孔子之道亦必不在孟子之下非他人所可幾也彼叔度者吾不知其勝人者何在卽程子資穎學純啟廸後學非不有功於聖道然所建白皆尋常賢臣循吏之所能此或因其位卑不得盡其所長而其持論教人亦未見其可方孟子之二三也然則二子者不過以其蘊藉和平氣象雍容故有此品題耳寧顏子而僅如是已乎蓋漢末之流風漸尚氣度至於魏晉遂

專以風采度量權衡人物以至萬事不理而有劉石之禍宋亦頗有此風是以亦有靖康之亂也而宋以後儒者遂以周程張朱擬之顏曾思孟其視顏孟亦太淺矣夫顏孟下孔子一等耳三代以下吾未見有如孟子者也則亦必無能有如顏子者也而乃紛紛擬之致聖賢之眞不白於天下故附論之如此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論語先進篇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

而誰爲同上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同上

附論○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篇

附論○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論語子罕篇

王充論衡書虛篇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强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閶門之外望泰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泰山之上察白馬

之色不能見明矣非惟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

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闐門之與泰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

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

附通論○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篇）○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篇。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繫辭下傳。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

附通論。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論語公冶長篇。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泰伯篇

孟子書中公孫丑稱冉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自宋以來多以顏曾並稱皆若是班焉者余按論語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哀公之問在孔子歸魯之後後此四五年而孔子卽卒果有可與顏子抗行者孔子必舉以告哀公明矣孔子之言如是則是孔子早有論定顏子非他人所可及矣顏子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問爲

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中有孔子以此等語言告他人者乎然則非顏子不能及此矣孔子稱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稱冉牛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如是而已至於顏子則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曰回也其庶乎曰於吾言無所不說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其稱顏子至於如是其與閔冉必有間矣曾子稱孔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誠哉

知聖人矣然顏子稱聖人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曰循循然善誘人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較之曾子其於聖道之淺深亦必有辨矣顏子卒孔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蓋顏子之造詣已深假之以年聖道不患其不昌明於世不幸早沒故孔子以爲喪予孟子以爲無有也由是言之顏子所至固非諸弟子所可班故今於顏子獨表而出之非敢於古聖賢妄有所低昂於其間誠篤信孔子之

言而不敢以已見參之耳○顏子之事與其問答之言先後皆不可考姑以事類約略次之如右

曾子 史記曾參字子與

補曾蒧論語作點字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說已詳前顏子篇中

論語先進篇有曾晳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言志之事余按此章孔子問以何事答知已故子路等三人所言皆從政之事風浴詠歸於知我不知我何涉焉且先

生問更端則起而對禮也孔子方與諸弟子言而皙鼓瑟自如不亦遠於禮乎至在孔子之前而稱夫子乃春秋時所無論語中惟陽貨篇有之乃戰國時人所撰不足據然則此章乃學老莊者之所僞托而後儒誤采之者朱子謂曾點所言有萬物得所之意故孔子與之論雖巧而恐其未必實也故今不載此文

檀弓云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余按孟子曰若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又曰其志嘐嘐然曰

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孔子亦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若大夫喪而倚其門而歌無禮甚矣孔子何取焉且季武子卒於昭公七年孔子僅十八歲度曾晳是時嘗不過數歲而安能倚其門而歌乎此乃放誕之士莊周之徒之所僞托故今不錄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篇

先儒釋此章者皆以一貫之詔爲孔子傳道於曾子所謂一者萬理渾然非忠恕也曾子但借學者進修之目欲人之易曉耳余按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弓問仁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博施濟衆可謂仁乎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言皆日用尋常平易切實之事凡學者皆可以致力雖大賢由之而未能盡從未有高遠深微難以名

狀使人無從致其力者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果有秘密之傳一言可以悟道孔子何不以告顏子而使之勞勞於博文約禮之中乎蓋曾子子貢其資皆不逮顏子而用力之勤則諸弟子莫有及之者但勤而未得其要故以一貫詔之此乃因所不及而教之非以一貫爲傳道亦非人人皆當聞一貫之旨而後爲聞道也孔子言一不言一爲何物旣曾子以爲忠恕則是一卽忠恕也謂一非忠恕則是曾子欺門

人也且一旣非忠恕果何物乎名之而不能名也則曰萬理渾然而已萬理渾然又何物乎旣終莫能名之則又曲爲之解謂聖人之一不待盡不待推者也學者則盡而爲忠推而爲恕者也夫不待盡而自忠謂之非忠可乎不待推而自恕謂之非恕可乎由是言之孔子之所謂一卽忠恕也曾子不予欺也大抵儒者之論皆患在於過高欲求加於忠恕之上而不知其反陷入於空虛無用之地吾寧遵曾子之言使學者皆有所持循不

敢從宋儒之說使聖道漸入於杳冥且一之爲何物門人不知一之非忠恕曾子不言門人不知曾子不言而朱子生二千餘年之後獨能默默與聖人之心相契而有以知之吾恐朱子之賢或尚未至於此嗟夫自以孔子之一貫爲傳道而世之學者莫不喜捷得而憚勤求矣自以一貫爲非忠恕而世之學者莫不談虛理而遠實事矣象山開其源陽明揚其波舉天下聰明豪傑之才咸以禪理爲宗門頓悟爲心法至於明季而遂不可

收拾乃世之混同朱陸與軒陸輊朱者輒謂象山高明而朱子平實彼象山者吾不知其高明何在第恐朱子平實之中尚未免有一二之過於高深者存也

附論○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篇

說苑云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子不受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余按君子之辭受準乎義而已君以畏人驕人爲詞淺矣況國君所賜尤不可以苟辭苟受而乃以俗情之施於平人者施之於君乎且曾子於及門年最少若能爲君所重如此必其中年後事孔子安得復存此乃戰國以後楊氏之徒之所僞托故不錄

說苑稱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余按史記稱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雖未必悉實要觀論語之文則曾子於門人中年最少也齊景公

以哀之初年卒曾子甫十餘歲孔子以昭之末年至齊曾子時猶未生而何得以下卿禮聘之乎大抵韓詩外傳說苑等書多本於戰國時人之託言而不知考其年世者故今多不採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孟子）

附論○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同上）

說苑云曾子耘爪誤斬其根　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進曰大人用力敎參得無疾乎退屛鼓琴

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云云此說世多信之余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記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傳曰父慈子孝然則其子卽不中不才爲之父者且不忍遽棄以傷其天性之親況曾子中且才者也耘瓜而斷其根其細已甚而曾晳聖門高弟其曠達之懷必不至以小物介意寧有因區區之事遑一朝之怒遂不復

顧其子之生死乎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其善體親心如是況於身父母之遺體乃毫不自貴重甘奉此身以殉親一時之怒萬一遂死事過而親怒平而悔之無及爲子者何以能自安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曾子果死異日酒肉之養誰奉之況請所與而進所餘乎然則卽養口體者亦不敢輕於一死況曾子之養志者哉余謂曾晳之曠達曾子之孝謹其家庭之間必雍睦異常但曾

子既以孝名後人言孝者因以事附會之故有里名勝母曾子不入之語而孝經一篇亦爲孔子曾子問答之言猶之乎孔子稱閔子之孝而後人遂以蘆花之事附會之也猶之乎今世言耿介者必附會以爲包拯海瑞言推測者必附會以爲諸葛孔明劉伯溫也爲此說者不過欲明大杖則逃之義因借曾子以垂訓於後世而不知其誣古人也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載之而他附會之說概不列焉

傳記有云曾子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搤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或又云曾子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余按此二說亦一事而傳聞異其詞者在楚道遠齧指事小似不如前說之近理然皆似因曾子之孝而附會之者故今不錄

新序云曾參處鄭有與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一人又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按此乃戰

國策士假設之言以見讒言之易入以曾子之賢故托之耳寧有賢如曾子其母知之有素而尚惑於人言者乎說苑又有邑名勝母曾子不入之語亦係假設之言因曾子之孝而托之者故今俱不錄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孟子）

附論○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同上）

戴記檀弓篇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云云余按此亦因曾子之孝而附會之者曾子能體親心而徹必請問必曰有其獨不能體親心而自重其身乎且即曾子果有此事亦不必呼子思而告之也故不錄

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又引曾子言

云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余按此特因曾子以孝著故言孝者必歸之耳親存則不擇官而仕親沒則富貴如浮雲此君子之常況於曾子其理固應如是然其事則必無之事也曾子孔門高弟如欲辭尊居卑固自易易不必於齊於莒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乃

戰國之風氣春秋時固未有如是者且楚僭王猾夏曾子必不仕楚而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亦非曾子之所為也故今俱不錄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孟子

附論○孟子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同上

戴記檀弓篇云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若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

之也余按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語曾子果與子游同聞之則桓司馬南宮敬叔之事曾子必與子游同見之何容曾子不知而子游獨知之公明儀曰三月無君則弔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又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喪之不欲速貧死之不欲速朽此自天理人情之自然以曾子之大賢必不爲是不情之語明矣葢自孔子沒後諸弟子之門人各私其師故多自尊其師之說而譏他人因而撰爲此等語耳今不

錄

世傳曾子以妻蒸梨不熟而出之終身不娶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巳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或疑蒸梨過小不至於出爲之解曰出妻令其可嫁葢有大過而出以蒸梨爲名爾余按妻也者上奉父母下理内政所關甚重若少年時出妻而不復娶中饋託之何人有母尸饔胡不恤焉而家政亦必至於廢若旣老而出之豈數十年皆無大

過獨一日而忽有大過乎且既奉吾親以終天年矣老而棄之亦非君子之所以居心也道之傳也孔子授曾子曾子授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而三人皆以出妻聞孟子之妻亦幾於出豈爲聖賢妻者必皆有大過抑爲聖賢者必求全責備一不當意卽出之乎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子謂君子之使人也器之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然則於妻亦當如是若爲聖賢妻而必至於出天下誰復敢爲聖賢妻者此皆必無之事故今

非孔子曾子之言也然其傳則必出於曾子何以知之論語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大學所言皆忠恕之事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忠也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恕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忠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以其不忠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恕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戒其不恕也忠恕二言大學之道

盡矣蓋曾子得之於孔子而後人又衍之爲大學者也故今於曾子篇不載作大學之事而仍推其意如此。

曾子之事先後亦難詳考姑取論語孟子之文約略次之如左閔子以下並同不復再舉

閔子騫

史記　閔損字子騫

按論語於諸賢皆以字稱或冠以氏（如閔子騫冉伯牛宰我冉有之類）或不冠以氏（如子貢子夏之類）惟曾子有子皆稱子而不以字亦有稱以名者（如有若宰予憲問耻求聚斂之類）要係偶然非通例也

今列諸賢自顏子外皆用論語原稱不敢擅更亦從古之義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論語先進篇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論語雍也篇

韓子外傳云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之閔子云云余按此亦形容之詞非眞有是

事閔子天性恬靜雖事孔子不久亦必不至於見羽蓋龍旂而歆慕也故不錄

附論○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論語先進篇）

世傳閔子之母早亡父娶後妻更生二子後妻愛其子而虐閔子以蘆花著其袍閔子爲父推車寒不能前父怒鞭之衣破而蘆花見父怒將出後妻閔子泣止之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由是其母感而改之均愛三

子如一余按孔子曰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玩其語意乃以父母昆弟之稱其孝爲易而人之稱其孝爲難父母昆弟之言或不免因溺愛而溢美故必人言僉同乃可爲據絕不類身處逆境者若如世俗所傳則閔子之得稱爲孝易反在人而難反在於母與弟聖人不應作是顛倒語也大抵三代以上書缺寳多事難詳考後之好事者各自以其意附會之然使其母果有是事稱之可也倘原無是事則是欲稱閔子之孝反至大傷

閔子之心其失不亦大乎孔子稱閔子之孝吾知閔子之孝而已閔子之所以爲孝吾不得而知也吾不知閔子之所以爲孝無害於閔子之爲孝也故今不錄是事

冉伯牛

史記 冉耕字伯牛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論語雍也篇

按閔子與伯牛皆居德行之科孔子之稱閔子不一而足而出處之節尤人所難能惟伯牛無所表見此或因

其早亡未及有所樹立故耳孟子書中亦稱二子以爲具體而微故首列之

仲弓 史龍 冉雍字仲弓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論語顏淵篇

附論○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論語公冶長篇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論語子路篇

附論○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也論語雍也篇

論語云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註云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余按稱其子之賢而彰其父之惡揆諸人情似屬非宜且本

文云子謂仲弓曰云云安知非孔子與仲弓泛論用人之道而遽因此一嘗懸坐其父以行惡之名乎竊謂讀書凡遇此等語未有確據者寧可缺其所疑不可斷以爲是萬一不然使古人受誣其失豈不大乎故今闕之

按孔子以南面許仲弓固非治賦爲宰者所可比而問仁問政孔子所答亦似非諸弟子所能及故居德行之科而列顏閔之次惟嘗仕於季氏似未逮顏閔者然此或爲祿而仕不得已而爲之未可遽以是爲疑也故今

仍從論語列之伯牛之後

子貢　史記端木賜衛人字子貢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論語衛靈篇

先儒謂曾子之聞一貫直應曰唯而子貢曰然非與不能直應無疑是其不逮曾子者也余按孔子之詔門人皆嘗應之必不默然無言而獨記曾子之唯者爲下文門人不解而問曾子張本耳若子貢乃因孔子先以云

云問之故有然非與之答曾子則未嘗有此一問而直告之故不容多此一答也今試取參乎章刪曾子曰唯四字則下文門人之問無根取多學章增子貢曰唯四字則贅而無味矣讀古人書當細玩其前後文義不得强取一二字何爲其人優劣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篇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論語憲問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八佾篇

按子貢與孔子問答之言甚多不勝其載多學問政及此二條皆有關於學識之高下故擇而載之

附論○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論語公冶長篇

附論○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篇

漢司馬遷作貨殖傳稱子貢鬻財於曹魯之間且曰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余按古者金粟皆謂之貨殖猶生也所謂貨殖云者不過留心於家人生產酌盈劑虛使不至困乏耳非鑿賤販貴若商賈所為也樊遲請學稼圃孔子以小人斥之若子貢學道而躬行商賈之事孔子不知當如何斥之何以其辭僅如是而已乎且謂孔子之道之顯為子貢先後之可也謂子貢以富故能顯之豈聖人之

道亦必藉有財而後能行於世乎此乃司馬氏憤激之言後人不察遂以子貢爲若商賈者然謬矣故不可以不辨

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左傳哀公七年）

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左傳哀公十一年

公會吳於槖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左傳哀公十二年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

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同上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

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
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
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
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
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
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
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
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 左傳哀公十五年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有子貢存魯亂齊亡吳強晉而霸越之事余按論語列子貢於言語之科孟子書中亦稱子貢善為說辭不過其才長於專對若春秋傳中辭盟於吳之類耳非若戰國縱橫之流巧言亂德以傾覆人國家者比也烏有佐陳恒以篡齊欺夫差使亡國者哉此蓋游說之士因子貢之善於辭令而托之非聖賢所為故今不載

存參。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

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說苑

按此事未必有然於義無所害且其事亦類子貢所爲姑列之存參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

附錄○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論語學而篇

附錄。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子張篇）

子貢推尊孔子之言已載正錄惟此二條未載今補於此

附論。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

仰驕也㬥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左傳定公十五年

附論○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左傳

哀公二十七年

按春秋傳所述子貢料事之明不一而足然不關大得

失無庸盡載惟愛玉一事因孔子之戒子貢故載之而並季孫之思子貢亦列於後

按論語子張篇子貢之推尊孔子至矣則孔子之道所以昌明於世者大率由於子貢其功不可沒也而與回孰愈之問亦似伯仲可見者故次之於閔冉仲弓之後

○朱子云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余按史記

所載弟子年歲雖不足盡信然大要不甚遠今以論語春秋傳戴記之文考之康子之問先由而賜而求武伯之問先由而求而赤春秋傳多載子路冉有子貢之事而子貢尤多曾子游夏皆無聞焉戴記則多記孔子沒後曾子游夏子張之言而冉有子貢罕所論著蓋聖門中子路最長閔子仲弓冉有子貢則其年若相班者孔子在時既爲日月之明所掩孔子沒後爲時亦未必甚久而子貢嘗孔子世已顯名於諸侯仕宦之日既多講

學之日必少是以不爲後學所宗耳若游夏子張曾子則視諸子爲後起事孔子之日短教學者之日長是以孔子在時無所表見而名言緒論多見於孔子沒後也不然閔子具體而微仲弓可使南面何以門人皆無聞焉反不如得一體者猶能傳經於後世乎由是言之羽翼聖道於當時者顏閔子貢由求之力而子貢爲尤著流傳聖道於後世者游夏曾子子張之功而曾子爲尤純時勢不同功業亦異未可謂子貢之不如曾子也故

今因敘子貢之事而備論之

洙泗考信餘錄卷之一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